# 最新改写木兰诗作文500字(五篇)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风吟鸟唱 更新时间：2024-06-11

*改写木兰诗一《木兰诗》中之战事，当发生于北魏与柔然之间。柔然是北方游牧族大国，立国一百五十八年（394—552）间，与北魏及东魏、北齐曾发生过多次战争。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 木兰诗(改写)，欢迎阅读。这话后来由黄阿婆传到了小木兰的耳里，长大...*

**改写木兰诗一**

《木兰诗》中之战事，当发生于北魏与柔然之间。柔然是北方游牧族大国，立国一百五十八年（394—552）间，与北魏及东魏、北齐曾发生过多次战争。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 木兰诗(改写)，欢迎阅读。

这话后来由黄阿婆传到了小木兰的耳里，长大以后的木兰，每次回忆这句话时，都安慰自己：“爹并不是不爱我，只是二十岁生得一女后便常年征战，不惑之年以为老天开恩，却没料到又是女孩。”所以，当后来弟弟出生时，木兰却有说不出的兴奋。

和说不出的难过。

更难过的是，大夫说，花老爹老年得子，实乃天赐，但男孩身子骨太差，若不好生养着，恐遭夭折。

那一天，十岁的木兰躲在门旁，听得这一席话，不知哪来的胆子，立马推开房门，对花老爹说道：“爹，从今天起，木兰就是您儿子。”说完后，拿起一把长刀，就跑了出去。

从那天起，木兰每天都要跑到后山练刀，原本一个娟秀柔弱的女孩，眉宇之间渐渐有了英气、锐气，直到杀气。以前要在窗前化妆打扮的女孩，如今裸露着肌肤，交给朔风与荒漠，交给冷月与凄阳。

一日，木兰练得累了，就靠在石头上看着父亲珍藏的兵书，当看到韩信背水一战时突然站了起来，大叫：“韩信真乃神人也！果然是大将之才。”却听见有人在说：“韩信算什么神人，堂堂男子汉居然从别人胯下钻出，哈哈哈！”木兰一听，四处循声，结果发现旁边的大树上有一个少年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手里拿着一只长鞭，没等她说话，只听长鞭啪的一声，少年突然不见了，小木兰晃了下眼，突然发现双手被长鞭绑起，再一回头，长鞭的那头在少年手中。

“一个女孩子家不好好呆在家里，耍枪弄刀作什么！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原来也就是三脚猫功夫！哈哈!”男孩嘲讽道。

“放开我，我不是女孩，我是花家未来的将军！我爹可是将军！”小木兰说道。

“呦呦，拿你爹出来唬人啊，不就是个一身病的糟老头嘛，几十年前的小将军，早告老还乡了，能有多大能耐？”男孩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。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木兰心里想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，而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。

“行不改名，做不改姓，独孤月！”少年说着，只消晃动了几下长鞭，木兰便松了绑，她有点害怕又故作不屈地站在独孤月旁边。他看着她，眼神突然少了不羁和傲慢，多了一丝柔软，但只一瞬间，就将长鞭重重摔在地上，卷起一层烟沙，然后消失在木兰的眼前。

“独孤？”村庄几百里外都没有这个姓氏，他到底是谁？木兰思忖道。

“独孤月？他是个孤儿，是黄阿婆一天晚上在野地里捡来的，阿婆说大冷天孩子只穿了一件薄衣，衣衫上绣着‘独孤’二字，又因为孩子躺在月光里，所以取名叫独孤月。”晚上回到家，老爹解释给木兰道。

“为什么我却一直不知道阿婆捡了个孩子呢？”木兰不解。

“那爹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木兰追问。

木兰半信半疑地回到闺阁，正要睡觉，听见姐姐那屋的唧唧的织布声，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本想吓姐姐一跳，却发现桌旁的布匹上绣着“独孤月”三个字，木兰好奇地拿起绣布，一下子惊动了聚精会神的姐姐，她见状立马抢过绣布，慌张地说：“你干嘛一声不吭地到我屋里？”木兰只说了两句话：“你认识他？还是……你喜欢他？”姐姐顿时面颊绯红，不由分说地要把木兰撵出去了，木兰半推半让，还是从姐姐嘴巴里套出些话，方得知姐姐有一次奉父名把兵书给独孤月送到山洞里，结果便一见钟情，心心念念，直至如今。

第二天木兰去后山练刀居然腰板挺得直直的，她想若独孤月再敢羞辱她，她就把一切都抖出来，从他的身世到他的“情史”，可是偏偏一个月他都没出现，木兰像有一口气憋在肚子里，却一直找不到机会发泄。

直到有一天她练得久了，练到夜深人静，练到月黑风高，练到耳边飘来一阵狼嚎，木兰心想活了十四年都没有见到过狼，这一定是幻觉，她强迫自己镇定却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哪知不远处有快速奔跑的飕飕声，她吓得不知所措，就在这时一记响亮而熟悉的皮鞭声从上空甩下，木兰以为是独孤月在捣鬼，岂知一声凄厉的狼嚎从耳际划过，小木兰吓得魂飞魄散，正抱住头，只听咚的一声，一匹半死哀嚎的狼躺在身旁，垂死挣扎。小木兰吓得连退三步，又碰到了什么，以为还有一匹狼，转过身却被谁抱在了怀里。

“这么晚怎么不回去？”独孤月怜惜地质问。

“你怎么在这？”惊魂未定的木兰反问道。

“我……我一直都在。”

木兰猛地抬起头，她好像读懂了什么，又好像什么都不懂，只得把头埋得深些，更深些。

那些说好要羞辱他的话，却羞了她，红红的心事，一下子蔓延到耳际。

从那以后，木兰到集市上也会买些胭脂或额黄纸，她很想将纸剪成月牙形贴在额头，好像独孤月看到她额头的那轮“孤月”，就再也不会孤独了。可是每次到镜子面前，她伸出去的手，还是收了回来。

“我是个男孩，是花家的支柱，是未来的将军。”木兰一直这样告诫自己，笃定而脆弱。

“况且，我还不知姐姐和他之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？”木兰一边想着他可怜的身世，一边想着他莫不是要亲我。

“可以……可以为我画一次妆吗？”说着独孤月便从包袱里拿出胭脂、眉笔、鹅黄粉和一面镜子。

木兰愣了片刻，看着坐在自己右边的独孤月一脸哀求的样子，心生哀怜，便拿起镜子，仔细打扮。独孤月看着月下描妆的木兰，简静淑婉的侧脸，眉宇间似有涓涓细流，与世无争地流向远方。

他爱极了这幅画面，他在静静地等着，等着木兰画好妆的那一刻，把她再次拥入怀中，告诉她，这辈子再不会让她在风沙里成长，在刀剑中呼吸，在惊惶中生活，他要许她一世安稳，他要命她炊裙缠绕，梭布一生。

他要她，幸福。

可是等了好久，木兰已画完，却一直以半面示人，不曾让他看见自己左边脸的样子。他急了，野蛮地捧过她的整张脸，却发现了左脸完全化成了半个男人，浓郁英耸的剑眉，像是要挑起一切的正义，摆平所有的是非，鼻翼下的胡须，像是要刺杀所有与她为敌的人，嘴角微微一动，仿有一股邪气，吞吐之间，能夺人性命。

独孤月吓得站了起来，一半为女，一半似男，一半婉静，一半肃杀，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木兰，他像看到了鬼魅现身，抱头嘶喊。而木兰，静静地站起身，掸掉一身尘土，向远方的烛火走去。

那里，才是她的家。

木兰什么都没说，嘴角噙着泪回到屋，昏暗的烛光下，她卸掉了半面妆，乍一看浑像个铁定要厮杀的男人，眼神凌厉，嘴角歪邪，风一吹，都是血腥的味道。

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木兰不禁问自己。

姐姐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她的第一个理由上，她不是不知木兰经常在后山和独孤月一起练刀，却不晓二人渐生情愫，想着想着神智突然恍惚起来，再看木兰从军心意已决，又是孝心可鉴，于是鬼使神差地放了木兰。

来不及仔细打点，木兰带上了一块家传的宝玉，到当铺换了些盘缠，买了匹好马和一些男人的衣物，换上军装，千里奔赴。

那一刻，木兰止控不住，嚎啕大哭，扬泪策马，绝尘而去。

原来，这未知命数的奔赴，只因十几年的心结，待一次扬鞭决绝。

夜深了，黑暗似有一种魔力，能暗无声息地蚕食一人在白天所有的胆量与气力，木兰就这样，被绊住了脚步，绊住了勇气，绊住了呼吸。她一身胆寒，牵着马到河边饮水，圆月当空，清辉满地，却照不清木兰在河中的倒影。恍惚间，她看见了一双孤独的眼，镶嵌在一张疲惫的脸上，低垂的眉际，耷拉的眼角，像是无声的败诉。

没有人回答，只听流水溅溅，马鸣啾啾，在这无边旷野里，点缀她的孤寂，鞭挞她的妄为。

到达军营的那一天，木兰在报名后就到军帐里收整行李，忽听见熟悉的声音，循声望去，居然是独孤月。她不可置信地望着他，他却一副你难逃我掌心的表情，这帷幄的姿态吓得木兰立马收住了眼神。可是转过身去，她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开心地笑了。再转过身，发现独孤月把被子铺在自己的床榻旁，她立马上前想要阻止，他却一把把她拉到墙角，小声地说：“木兰，你不愿化妆我不强求你，可军营是个危险的地方，性命攸关，不要固执。我，是来保护你的。”眼里满是不可抗拒的温柔。

每天训练得很苦，士兵们却往往食不果腹，有一次吃饭时，一个老兵看木兰平日不语，又是个新兵，便抢过她手里仅存的一个小馒头，坐在一旁的独孤月见状，立马腾起一脚，老兵连人带凳跌倒在地，怒不可遏，意欲爬起再战。独孤月见状，从袖里抽出长鞭，三下五除二就把老兵衣服鞭碎，一个臃肿的满是伤痕的肉体就这么赤\*裸地横亘木兰眼前，她吓得捂住了眼，却立马放下双手，强迫自己镇定地看着这不堪的一幕。

后来，独孤月说这是自己给木兰上的军营第一课。更不堪的，是在战场上。

“那你能不能把这个长鞭的用法教我，这样在战场上我又多了一技。”

独孤月教得很细致，什么”鞭影贯虹”招、“瓮中捉鳖”招、”骨肉相连”招、“杜鹃啼血”招、“青丝难断”招，真是招招毙命。木兰拜服，心想小小的一个长鞭居然可以耍出那么多狠招，真是不可小觑。

“独孤月，若你真心想在战场上立功的话，一定是位一呼百应的大将！”木兰道。

木兰第一次上战场时，单是这两军对垒的架势就让人胆颤，木兰渐渐发觉自己并非真正向往战场，眷念厮杀，崇尚功名，她只是不愿被人看做无用的女子，弃置一生。可是此刻，她总是不由得靠近独孤月，似乎他在身旁，连气息都是庇护。可是真正一声令下，她立马换做一人，持刀扬马，奋力冲上前，竭力嘶吼却不敢厮杀。这时柔然一个小兵见状，意欲从背后偷袭，木兰听刀风划向耳际，一个俯身躲过一劫，却不料刀落\*亡，木兰从马背上翻滚下来，看见爱马在眼前顷刻毙命，木兰来不及心伤只是倒吸一口凉气。

或许在战场上，命若微尘，连悲伤都是一种奢侈。正想着，背后被狠狠地刺了一刀，那种从未有过的刺痛感让木兰清醒过来，她突然仰天大笑，这硝烟滚滚中，她静静地凝睇着每张脸，似狰狞的猛兽在沙漠里猎食，杀戮是名正言顺的正义，死亡是刀起头落的快\*，而那胜利的笑容，尽是血肉模糊的疲惫，是什么要让柔然不惜妻离子散举兵侵略？是什么让北魏大肆征兵拼死抵御？是无上的护国荣光还是胜利后的苟且辉煌？木兰想到这，不由得流下眼泪，是人的贪欲，是唾手可得的利益，是为了更好地生存，或者仅仅是为了活着本身。

原来活着，就是对他者的侵略，就像我不愿杀人，却依然会被刺死。战场不是正义的地盘，它是生活本身。这样想着，木兰突然笑了，这笑穿越万水千山，没有仇恨与狰狞，没有前方和希望，只剩无垠的悲壮弥漫在荒山旷野中。

正喊着，木兰缓缓地睁开眼，迷糊之中看到孤独月坐在睡塌旁，在给自己擦洗伤口，见自己醒了，忙凑过头来：“木兰，我在这！你醒了？”木兰见状，竟不顾背后的刺伤，突然坐起来抱着独孤月，隐忍地抽泣，好像再不抱紧，独孤月只能悬挂于苍穹之中，从此任他阴晴圆缺，任他福薄禄厚，都与她无关。

“木兰，轻点，太用力伤口会再次撕裂的，小心。”独孤月提醒道。木兰不管，还是紧紧地抱着他。

“哦，那这病要不要紧啊？会不会是庸医啊？木兰要不我们重新找个大夫看一下吧！”独孤月关切地问道。

独孤月见状，认真地举起手发誓，大有“我若违背誓言，情愿天诛地灭”之意。木兰第一次见他这般痴傻，强忍住笑，低眉之际，却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温暖。

“独孤月，那日我一人就是乘着这月光而来，现在我好想踏月回家。”木兰睡在草地上，触手可及的星空像一面无边的巨镜，照见木兰空寂的双眼。

“为什么？是因为明日的两军最后一战吗？”独孤月躺在木兰旁边，仰望星空。

“可是木兰，如果我们真做了逃兵回家去，那么我就要和你姐姐成亲了。”独孤月转过头盯着木兰。

“为什么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。”

“那为什么大家都没告诉我你要和我姐姐结婚？”木兰突然坐了起来，眼若含沙。

“因为他们知道我爱的是你。”独孤月也坐了起来，目似射影。

“那他们为什么不成全我们？”木兰激动地站了起来。

“因为你那半面妆，让我都不敢确定，你到底是我救过的小木兰，还是我读不懂的花木兰？你是要名？要利？要那叱咤风云的男儿心？还是要和我，潦草一生？……”独孤月也站起来，捧着木兰的脸，疯狂地质问，满目的疮痍。

“所以，即便我们回去，你和姐姐的婚事……无论到哪，我们之间都有城墙。”木兰没有正面回答，低下头，转过身，泪似断珠，悔不当初。

日出，微凉，王于兴师，举国征伐。

木兰看看这一路的同袍战士，不禁悲从中来，这些昔日战友，此见或是最后一面。庆幸的是，她还能知道战友的生死；可怜的是，那燕山河边的累累白骨，或许还是春闺梦里人。

“不好啦，前方敌军压境！”探子来报，木兰如梦初醒。

训练有素的魏军很快摆好布阵，此刻，战鼓未擂，却已听漫野嘶啸；兵刃未接，却已见流血漂橹；马蹄未踏，却已闻草木飘腥。

木兰站定，不哭，不惊，不悲，不思。独孤月站在她身旁，她竟未曾发觉。

这一刻，纵有千思万绪，容不得半晌贪欢。木兰的双眸透出从未有过的冷锐。

“无能的魏国人啊，居然让女人上战场，看来气数已尽，兄弟们，冲啊！”木兰恍惚间听到此话，拼力站起来，想要抵死做最后一击，这血溅战场的决心并没有感动柔然将领，他见木兰没有感激他的不杀之恩，反而不知量力负隅顽抗，于是拿起长刀从马背上飞下来，一个猛扎意欲直刺木兰心口，木兰见对方功力了得，躲闪不得，又无力抵御，便慢慢闭上眼睛，做战场上新的亡魂。就在这时，嗖得一声长鞭作响，木兰已中了孤独月的“骨肉相连”招，被捆缚至他身边，像十四岁那年他逗她玩，缠得她不得动弹，相似的场景，却已星河斗转，隔着回不去的万水千山。又是嗖得一声，独孤月松开长鞭，将木兰放倒在地。梦醒难辨、生死游离间木兰好像又听见那一晚的狼嚎，听见他抱住她时窒息的心跳。

听见另一声凄绝的哀嚎：“啊——”

微微张开眼，只见独孤月跪向自己，身后已被那个柔然将领扎了一刀一刀一刀又一刀，可是木兰看到独孤月没流一滴泪，只有心满意足的微笑。这个奔赴至军营说要保护她的男人，至死，都在捍卫承诺。

叹一声，刀光剑影不消躲，两情相悦难堪说。

木兰却再也抑制不住，若起死回生般地站了起来，拿过孤独月手中紧拽不放的长鞭，想起了他曾教她的“青丝难断”一招。他说，这一招，必当是对方势在必得，我方九死一生时才能用。他说，这一招若用得好，可以扭转战机，用不好，顷刻鱼死网破。

他说，能不用，就千万别用。

她血唇噙泪，不由分说地举起长鞭，一端捆在头发上，另一端垂至脚跟，木兰愤怒地仰天长啸，这时捆在头发后面的长鞭化做三千长线，宛若青丝。柔然将领见状挥刀杀来，木兰只待他靠近，立马腾空一脚飞起倒立，用连着发髻的线状长鞭将地上的尘土扬起，混乱之中鞭若万千游蛇，将柔然将领死死勒住，木兰趁此立刻骑上马，青丝拖着敌人，在沙尘泥土里翻滚，摔打，任他垂死挣扎，好像只有这样，她才能再次听到独孤月的心跳。

她就这样一直策马奔腾，却根本不管路在何方。没有了月，只剩下孤独，这世间，所有的呼吸都是残喘，她只敢奔赴，害怕勒马转身时已看不见他。

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前方居然有断崖。木兰本想就此粉身碎骨，于断崖谷底陪他魂牵魄绕，却还是理智地勒住马，任柔然将领从背后抛向前方，然后拔刀断丝，眼睁睁地看着他抛向悬崖深处。

原来，你说青丝难断，是要我关键时刻断了情思。

闭上眼，只听寒风冷吹，连草木都是腥味。

“但说无妨！”

“好一个花木兰！你提的要求，我都答应。”拓跋焘激动地站了起来，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皇帝大有一代明君之范。

在回乡之前，木兰骑着战马，马上背着满身血痕的孤独月。她来到了一处空旷之地，将方圆几百米的树木砍尽，用树干做成一张木床，然后把独孤月放在上面，再在他的身上放些枝条，最后点起火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变为灰烬。

“你曾说，更不堪的，是在战场上，那此刻我亲手焚你，又怎么入目？”

木兰拼尽全力地睁开双眼，任凭这烟熏瞎了她的眼，也熏不出一滴泪。

木兰谢绝了可汗的千人陪护军，她说，当初我能一个人来，现在就能一个人回。

依旧没有人回答，只听流水溅溅，马鸣啾啾，在这无边旷野里，鞭挞她的孤寂，报复她的妄为。

不远处就是家乡的城郭了，木兰抖抖一路风尘，黄昏把斜阳摇醉，晚风将细柳裁伤。多少个日日夜夜，她魂归故里，却梦醒他乡，如今近乡情怯，反而不敢前进一步。远处还依稀可见后山头的那棵大树，但独孤月却再也不能踏鞭而来。

昔我往矣，今我来思，前尘往事，心意已迟。

知是错觉，木兰并没有乱了心智，此刻她心如明镜，尘埃不染，能照见万千世界，看碎人世喜悲。生与死，只是殊途同归。

于是她把香奁里的妆饰物都拿了出来，将衣袋里的骨灰倒入奁中，合上盖，静悄悄地走向月光中。

月，你当初从月光里走来，现在就该回到月光里去。

木兰找到了儿时的那棵树，月影婆娑，隐约间已见出参天的轮廓，像他至死方休的庇护，与月增长。木兰将奁匣放在树下，当做香枕，静静地睡去。额上的那弯孤月，照着天上的那轮残月，月影成双。

月光轻轻地扑打在她的脸上，像是最后的定妆。而她，或许一直睡下去，或许明早就醒来。

**改写木兰诗二**

火红的夕阳挂在山头，温暖地撒在绵延的山脉上。古道上空传来一阵阵战马的嘶鸣和马蹄声，前方依稀可见一抹鲜艳如血的身影。近了，近了，是一位身着铠甲，英姿飒爽的将军骑着一匹暗红的千里马而来。清秀的面容，眉目清长却带着一股英气，她，就是—————花木兰。

十年前的一个秋天，秋风习习，天朗气清。简陋的农家小院里，一位姑娘正勤劳地在织布。可是织布机却未传来任何机杼声，只听见那一声声令人心疼的叹息。她不禁停下手上的动作，双眼无神地望向远方。

不，我不想失去父亲，我要替父从军！

一个念头从木兰脑海里闪现，她立马向父母亲请求让她去。得到了答复后，木兰第二天便跑到各个市集去买了一些必要的装备，她买了马，买了马鞍，买了辔头，买了长鞭。回到家，盘起自己的长发，换上男装，拿着父亲赠予她的利剑，骑上千里马，在城门外含泪与家人离别，踏上了军旅之路。

风在耳边呼啸，晚上她露宿在黄河边上。躺在帐篷里望着夜空中满天繁星，她又想起了爹娘和蔼的面容。摇摇头不去想，她闭上眼，倾听黄河流水的声音。次日清晨，她离开黄河，奔向黑山头。不去想爹娘呼唤自己的声音，只去听那燕山的胡马嘶叫声。

不远万里，奔赴战场，像飞一样地跨过关塞越岭。北方的寒气传送着打更的声音，清冷的月光照着铠甲。在这样艰苦的军旅生活中，木兰整整生活了十年。

十年来她打了大大小小上百场战役，她也真正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。回想起与敌人交战的场面，回想起行军万里奔赴战场作战的劳累，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，有时晚上还会做恶梦。但是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她都挺过去了。因为他们胜利了。现在的花木兰，正率领着全军，前去面见圣上。她现在可不再是什么无名小卒，她已经是鼎鼎大名的花将军。

明堂上，皇上问木兰要什么。木兰想起昨夜因思念家人而难已入睡的情景，摇摇头，婉言谢绝了皇上要她做尚书郎的想法。她现在只想立即骑上千里马，回到那个只有梦里才能见到的故乡，与家人欢聚一堂。于是她便提了这个要求。

现在，她正骑着一匹骏马在道路上奔驰着。她看见城门外爹娘互相扶持着站在那守候，还有姐姐也梳洗打扮的十分艳丽地在那等着。就要靠近时，木兰从马上一跃而下去，扑到了爹娘的怀抱中，喜悦的泪水不禁涌出来。从姐姐口里得知，曾经调皮的小弟为为她洗尘，特地霍霍磨刀杀猪羊。

回到家中，木兰打开了家中所有的门，坐在了少女时的闺床上。房间里所有东西的摆放位置依旧和十年前一样，使木兰感到十分亲切。木兰脱掉她作战时的战袍，换上往日的衣裙，对着窗户梳理美丽的鬓发，照着镜子贴上好看的花黄。

出门去看一起作战的士兵们，却见同伴们吃惊地说：同行作战十二年，不知木兰是女郎。

接着后来，就有了流芳百世的《花木兰替父从军》的故事。

**改写木兰诗三**

在银白的雪山上，一支仅十几人的军队在夜以继日地走着。突然，不知是谁打响了大炮，他们的行踪被敌人发现了。敌人马上躲在隐蔽的地方向他们发起攻击。军队为了消灭敌人，便发起了反攻。

可是敌人众多，军队不得已用上了大炮。终于躲在隐蔽地方的敌人被消灭了，但军队只留下了最后一个大炮。

正当他们感到高兴的时候，敌军队的主力向他们冲来。将军手脚忙乱地拿出了最后一门大炮。突然间，大炮被一位英武的小伙子抢去了；他扳开拉勾，对着雪山就是“呯呯……”打响了。

“哗——”雪山骤然间崩塌了。雪像一块块巨石落了下来，可怜那十万敌人，包括单于在内，全部被大雪活埋了。

可是，这支军队同样也处于危急之中。聪明的小伙子马上骑上敌军的马，将剩下的战友扯上马，飞快地逃离了雪山。

敌军全部消灭了，小伙子和他的战友们辞别了可汗，向家乡出发。

小伙子快到家乡了，他远远望去，他的爹娘和乡亲们早就在村口等候他们多时了。

这小伙子是谁？他就是立下赫赫战功的木兰将军！

听完木兰将军的陈述，大家都竖起了拇指。

“哈哈，说得不错，女孩也可以当英雄啊！”人们都对赞叹着说。

**改写木兰诗四**

我飞身奔赴东边的集市，匆匆挑选了一匹良马，跃上马背，转身向西市奔去，买了马鞍和坐垫，又果断向南边的集市上买了嚼子和缰绳，最后，我在北市买好长鞭，女扮男装，决心告别至亲的父母与兄弟姐妹。

迎着清晨的曙光，我告别父母踏上了征途。我听不见父母深情的呼唤声，我只听见黄河水气势汹汹地拍打在岸边，水深如雷，天色微沉，我凝望着奔涌的黄河水，暗自发誓：我木兰替父从军，定要保卫好我们的祖国呀！我一定要尽己所能，奋勇杀敌！

晨光微晞，我迎着清凉朝露，策马飞奔，我听不见父母热切的呼唤，只听见那燕山胡人的战马嘶鸣声声，我毫无畏惧之色，义无反顾地向前——我不怕！我就算为国献身也无所畏惧！

远行万里，投身战事，飞一般越过一道道关山塞岭。刺骨的风划过我的脸颊，冻得我的脸颊生疼；沉重的盔甲压在身上，一天下来就疲惫不已。

北方的寒气传送着打更的声响，清冷的月光照着我的盔甲。夜晚，夜风呼啸，月儿残缺不全，军中皆是男子，我多有不便。而且战事无期，不知远在家乡的父母可好。尽管如此，我仍不会放弃，我这是在为我亲爱的祖国而战斗啊！我怎能轻言放弃呢！我要坚持下去啊！并肩作战的将士们身经百战，有的牺牲了，有的像我一样成功了！

我们回归拜见天子，天子给我们记了极大的功，赏赐了百万有余的财物。他问我想要什么，我怎么会在乎这些功名利禄呢？我谢绝了天子的好意，骑上一匹千里名驹，飞向家乡。

啊！我一想到将要见到父母了，内心欣喜若狂！快马加鞭，尘土飞扬，沙泥迷乱了我的眼，但怎么也阻止不了我的归心似箭！我似乎看见城门外我的父母在那儿迎接我胜利归来！

父母已年老，互相搀扶着出来迎接我，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我一跃下马扑进母亲的怀中，看着苍老的父亲喜极而泣。父亲拉着我的手，喜悦地颤抖着对我说：“女儿啊！胜利归来！好！好！”母亲用手抚摸着我的面颊：“女儿啊，军中生活再苦，怎么能瘦成这般了呢！”说罢，心疼得拉我回家。姐姐知道我回来，早已打扮好，只盼我归来；弟弟也长大了，正磨刀杀鸡宰羊，为我的到来做准备。

我推开闺阁的门，望着熟悉的物件，顿时热泪盈眶。坐在我柔软的床铺上，脱下笨重的战甲，穿上我往日舒适的衣裙，洗净脸上的沙尘，对着窗户梳理我美丽柔软的头发，照着镜子贴上精致的花黄。

**改写木兰诗五**

一个贫穷的家里，织布机的声音还在延续，一个女孩对着门织布，她，就是花木兰。没过多久，织布机的声音就消失了，只听到木兰的叹息声。

父母问木兰在想什么，在思念谁?木兰说：“我什么也没想，谁也没思念。”其实，昨天晚上，木兰看见了可汗的征兵名册，名册有很多卷，并且每一卷都有父亲的名字。可父亲没有大儿子，木兰也没有哥哥，木兰正因如此才心不在焉。木兰做出了决定，愿意为此去买鞍马，代替父亲去当兵!

木兰在各个市场去买马和作战用的工具。在一天早上，木兰辞别了父母踏上了征途，晚上在黄河边住宿。她没有听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，只听见黄河的流水声。第二天早上辞别了浩荡的黄河，晚上在黑山住宿。没有听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，只听见远方胡人的战马的嘶叫声。

木兰万里迢迢奔赴战场，像飞一样跃过一座座山，跨过一座座关。终于，她来到了战场上，与敌人战斗起来她虽然是个姑娘，却智勇双全、勇气可加。在短短几年中，就立下战功无数，从普普通通的士兵变成了英勇神威的将军。经过十几年的战争，胡兵终于战败服输。将士们死伤无数，木兰和幸存者凯旋归来。将士们死伤无数，木兰和幸存者凯旋归来。

木兰经过一夜奔腾，终于回到了她日思夜想的故乡。

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.net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.net站内查找